

沈
锋
著

飞 石

江苏文艺出版社



石

沈 锋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飞 石

作 者：沈 锋

责任编辑：夏 天

责任校对：秋 雨

责任监制：胡小河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江浦第二印刷厂

850×1168mm 1/32 插页 2 印张 10
字数：200,000 199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1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1267—7/I·1179

定 价：13.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我那亲爱的父
老乡亲 and 难忘的悠悠岁月

目 录

1、石头飞上天	1
2、这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呵	10
3、小巷深深	14
4、当官像官	20
5、女 人	32
6、日 记	39
7、救 火	42
8、活像一头毛发苍苍的狮子	45
9、浮动的冰山	50
10、书记弹起眼珠	57
11、人们的眼光被拉直了	62
12、狼 狈	72
13、政 要	82
14、苇苇行动	90
15、地道战	97

16、拍板	101
17、脱裤子当也要还本付息	110
18、勾结	117
19、诱惑	136
20、微妙的沉默	143
21、书记姓党也姓群	149
22、今夜就分居么	155
23、一屁股坐到书记桌上	165
24、裂痕	174
25、喜悦	179
26、子夜	186
27、情和仇	190
28、夜与昼	200
29、说客	209
30、疑云	223
31、结盟	235
32、悬崖	242
33、夹击	245
34、陷害	254
35、新星还是流星	266
36、一双眼燃烧着	275
37、剧变	284
38、心和心	294
39、云开日出	301
40、后来的故事	315

1、石头飞上天

他莫名其妙地起了个早。本来嘛，三口之家就无所事事，正常他都要睡到六七点钟，何况星期日，况且夜里又被几个哥儿们拖去“白板”、“发财”到近两点。可是，当他连声呵欠上了床，好不容易呼噜呼噜才入睡，却被一个奇奇怪怪的梦惊醒了。

似乎是跟着一群熟人登山。山，越来越陡；他，越落越后，腿酸、心跳、口渴。

没奈何，只得坐在崖边一块泛着金光的石头上喘气。忽然间，草丛中呼呼拉拉，窜出一条巨蟒。

他慌不择路。

没几步，一脚踏空。呀！万丈深渊！眼一闭，大汗淋漓……

没承想，他并未一命呜呼，而是悠然飞起，且越飞越高。托住他的竟然就是那块泛着金光的石头。石头飞上了天！……

他一惊，陡醒：石头竟然会飞上天？想想刚才做的那个梦，不由得思绪滚滚。

是的，梦一场。谈何飞升？

想当年，他也曾少年得志，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即考取本市师专中文系。谁想到，毕业后还是分回到海北这小小的县城。

先是做教师，后到文化馆，再是文教局。成天就是摘摘抄抄，写领导讲话、专题报告。再后来就是结婚、生孩子。

他又何尝没有奋斗？在文教局做干事时，一篇有关本县发展职业教育的调查报告上了《人民日报》头版，顿时轰动了整个海北县。一纸调令，他进了县委宣传部。文凭加水平加年龄，构成了令人眼红的优势。也许是树大招风吧，不，更重要的还是没有背景，辛辛苦苦又是几年，他终于还只是一名科长——带括号的副科级。而又有多少昔日的同窗、同事（其中不乏庸常之辈啊）一个个被提拔重用……

于是，他学上了麻将，爱上了麻将。是啊，唯有在牌桌上，人人平等，机会均等；唯有在牌桌上，他才可以以超人的才气，过人的眼力，抓住机遇，纵横驰骋……

三十而立，看来这一辈子就这样罗。有道是人家骑马咱骑驴，回头看看推车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也罢。

天发白。有人跑步。不远处的菜市场渐渐喧哗起来。

背后传来嚓嚓的脚步声，女人起来了。

又一个平淡乏味的日子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即使是星期天，徐霞也毫不犹豫地将兵兵轰了起来。

“喂，陈钢，你这一大早起来就这么呆痴痴地站在那儿弄什的？什么事情也要讲个效益。你看看人家楼下姜局长，哪个星期天出去不钓个头二十斤鱼回来。更不用说联系一笔笔装璜业务了。比你官大的弄到钱，比你官小的也有头绪抓实惠。县中总务处王主任找门子，跑广告，一年都上万，上万啊！”

陈钢拧起眉头。都说“女大十八变”，看来应当改成“女大三十变”。谈恋爱那阵子，徐霞简直就像棵含羞草。记得一次看完电影吃夜宵，她去结帐，人家少找了三元钱，她挣红了脸，才讷讷地说出。现在呢，成天就是“效益”、“实惠”。当然，她待

人倒不薄，可以说是“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嗨……

陈钢真准备回敬几句，想想昨天才为没弄到官价煤气吵了一回，便硬抑住火气，对她道：“你少说几句行不行？”

“快点读！妈妈上街买菜，回来就默你的字，不好好读书，将来叫你去扫马路、掏大粪、当清洁工。”火力转移了。

吃罢早饭，陈钢心绪不宁地想着上午和下午的安排。

“叮铃铃——”冰箱上，电话突然响起来。徐霞抢步上前，一把抓过话筒。她不满意男人打麻将，尤其不高兴男人输，恰巧最近陈钢手气不好。

陈钢当然不赌钱。但是，总不能完全没有刺激啊。现在就是这么个社会，只有千根木头跟排走。于是，“牌友”们约定俗成，胜一将，得二分，输一将，负二分，累计八将下来，谁输谁请客。最近，陈刚已被“宰”了两次。因此，徐霞叽咕。渐渐地，不但叽咕，而且“封锁信息”。

“喂，哪位？什么？叫他上午到组织部？”她捂住话筒，疑惑地问男人：“组织部写材料不是有秘书？”

陈钢接过电话，唔唔几句，眼角闪烁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他连声答应着：“好的，好的，我马上就到。”放下话筒，他就擦皮鞋。

女人小声地：“叫你去，是……。”

“谈话。看来工作要变动。”

“会不会弄个副局长？最好上教育局去。国税、地税、财政、土管效益也不错。”

女人又惊又喜喋喋不休地说着，陈钢一头心事，无暇理会。

七点三刻，八点三刻，九点三刻。徐霞看着墙上的挂钟，等待着男人的脚步声，心里乱乱的。

终于，出现了掏钥匙声。徐霞从沙发上一跃而起，打开门。

她简直满身都是眼睛地盯着男人。

“到哪儿？”

“下乡！”

“到哪个乡？”

“乌龙。”

“干什么？”

“你猜。”

“去你的。”

“镇宣传委员。”

“去！”

徐霞故意噘起嘴。她明白，不犯错误，宣传部的科长绝不可能被贬到乡镇，做一个什么委员的。

“党群书记？”

面前这死家伙先点点头，又摇摇头，一字一顿地：“基本正确，错一个字。党——委——书——记！”“委”字声特重，拖得也长。

徐霞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很快，喜上眉梢。

乌龙，那可是海北数得上的大镇，而且离县城不过二十里路。一把手，有职有权！好！

兴奋不已的陈钢，津津有味地叙说着县委于书记和组织部杨部长找他谈话的经过。徐霞不放过一个细节地反复询问着。也怪，此刻陈钢倒一点也不觉得她噜苏了。

陈钢突然想起了夜里所做的那个梦，情不自禁说了出来。

“真的？！”女人瞪大了眼，心中暗自称奇。

梦蛇者大吉大利，泛金光的石头，飞升，长江、黄河……女人心跳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好事传千里。接下来几天，陈钢家里简直像开了锅。电话

铃声响个不停，基本上都是亲朋好友打来的，无非是问询，道喜。上门的人也是络绎不绝。一时间，陈钢升官成了县城的热门话题。好乖乖，小小的一个科长，一下子成了一方诸侯，这年头真是什么怪事都有，有人感叹不已。又不知送了多少礼？有人愤懑。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秀才当官，弄得过来么？有人怀疑。机关一般年青干部，特别是摇笔杆儿的朋友中，更是一石激起千重浪，仰慕，妒忌，发牢骚者皆有之。

二十里之外，乌龙镇镇长韩中汉家中此刻却另是一番景象：雪亮的电灯下，一张古色古香的红木方桌上菜肴丰盛。大刺刺坐在首席的韩中汉正热情招呼着客人们吃酒。

“各位弟兄，菜没有，酒要喝个够。哈哈——”

“镇长客气。”

“大哥，我敬你一杯！独吊。”

几个轮回下来，平素号称“酒”大代表的韩中汉竟然觉得有种酒酣耳热，脑壳发晕之感。

酒不醉人人自醉。其实，乌龙镇的不少干部都知道，这回班子调整，韩镇座心里很不快活。

本来嘛，论水平、论资历、论实力，乌龙镇党委书记这顶乌纱帽都理所当然地应当落到韩某人的头上。他什么时候就担任副镇长？二十六岁！而且是从生产队长、大队支书、生产委员，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干上来的。担任行政一把手也已近三届了。凭什么还要做一个配角？真搞不清县委的意图。

事实上，最近这二年，韩中汉也就等于不是一把手的一把手。前任党委书记许秀娟是从市妇联下来挂职锻炼的，农村工作不熟悉，女同志，再加上她自己和镇里上下都知道，反正是来“镀金”的，也就没有多少人在心里真正把她当成拍板的人。

大事小事还是看镇长的眼色。甚至时间弄长了，小许书记本人也都自觉不自觉地“早请示，晚汇报”了。

“韩镇长，县里刚才开了个三麦抗旱的紧急电话会，你看……”

“老韩，镇机械厂报了两个副厂长人选，你定一下。”

如果说，起初韩中汉还要客气地谦让一番，渐渐地，也就进入角色了。

不过，真正进入一把手这一角色，还是一个月前，许秀娟奉调回市，担任纪委专职常委那档儿。

是嘛，不管怎么说，人家名义上还是“班长”。这下好了，一时间韩中汉大有一种“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的感觉。

可是，正当他准备带领全镇五万人民“翻番”、“奔小康”时，晴空里却喀喇喇响起了一声雷。

他懵了。人整个儿的发癩。睡了足足有一天半。

老弟兄，老部属纷纷前来探视，慰问。想想既成事实了，再说宁倒酱缸，也不倒酱架子。于是，硬是起了身，同时撑开了一脸笑。里里外外各种活动也应付着抓开了，至于应酬的酒能推则推。

不过，今天晚上这活动却盘旋在心里好几天了。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块篱笆三个桩”，在社会上混尚且少不了朋友，更不用说搞政治了。他必须更牢固地建立自己的班底，确保任何时候都能一声喊到底。谁知道新书记的秉性？反正，像小许丫头那样是不大可能了……

这么一想，他细排了个队，决定请一次客。

原来，他准备一批请掉，后来想想还是分两批。现在的社会圈子越小才越显出感情之深嘛。

果然，从昨天和今天酒席上的气氛来看，他的独运匠心是

成功的。他的小兄弟们、部属们对他处变不惊，谈笑风生的大将气度由衷敬佩，当然，更多的是对知遇之恩表示感激，表示效忠。不过，这一会儿，他又有了新想法，他要看看自己在这转折时期的号召力，于是，他悄悄同手下大将工业公司经理成卫谊叽咕了几句。

营业所主任鲁跃宗站起来来敬酒了。这家伙，肯定是吃多了，踉踉跄跄，捧了只大茶杯，舌头发硬，喃喃地说道：

“大……大哥，跟……跟着……你，……上刀……刀山……下油……我……我也干！……其实……他妈的，论……水……你……应当做市……市委……”他口齿不清地说着，仰头捧杯就要喝。

韩中汉上前一把抓住鲁跃宗的大茶杯，笑笑，按按他的肩膀。然后，摸摸自己的额头说，多了，多了，你们吃。他转到外面院子里去了。

另一张台子上，挺着个弥勒佛大肚子的服装厂厂长崔玉财正嬉皮笑脸地冲着那个端菜的苗条身段的女人开玩笑：“美……美珠，来，咱们一起唱个‘十八摸’。”那女人狠狠揪了他一耳朵。

眉心一颗痣，人称“三只眼”的镇工业公司经理成卫谊属于在座的食客中忒清醒的一个，他眼角扫了一下，压低声音道，别闹了，我讲个故事。待到祁美珠进屋时，只听见“坚壁清野”四个字，屋里一片肃穆……

一辆豪华型桑塔纳风驰电掣般行驶在城西公路上。

按照惯例，新书记走马上任应当由一位常委陪同报到。恰巧，乌龙镇是组织部的联系点。因此，杨部长便从百忙中抽出半天。同行的还有宣传部何副部长，陈钢的顶头上司。

这会儿，杨部长掏出一包硬盒翻盖加长“黄山”烟，弹出

两支从前座上递过来。

资历较深的何副部长嗤嗤一笑道：“刮常委的共产风。”边说，边接过来，看看烟草颜色，鼻翼一扇一扇地嗅嗅。

敞着西装的杨部长嗤地一笑，弹弹烟灰道：“小陈——陈书记，乌龙镇韩中汉镇长你熟悉吗？”

“不太熟悉。”陈钢摇摇头，默默地远眺窗外。早春的天空分外美丽。那淡蓝色的无限开阔的空间，全给灿烂明亮的日光占有了。黑点似的鸟雀们拚命向云天钻飞，去迎接从遥远的地方同大雁一同降临的春天。田野里拂着清亮的风，一片一片麦田，像是一块一块润滑的玉石。说也怪，到部里四年，全县各乡镇他基本上都跑到了，唯有这近在咫尺的乌龙镇反而脚影儿没送一步。镇长韩中汉，好像在有关会议上见过两次，但绝对的浮光掠影。大概是大块头，络腮胡子吧。

杨部长喷了一口烟，继续道：“老韩年龄四十五，比你大十岁，对，正月初五的生日。乌龙镇镇西村人。也称得上老资格了，快三届的正职……”

其实，这些背景材料陈钢早已掌握了，包括未来合作伙伴的一些个性，他也略知一二。本来嘛，兵法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尽管如此，他仍是微微欠身，洗耳恭听着杨部长的介绍。

何副部长插上来：“老韩那东西可是个海量，你要当心！”他眨眨眼，陈钢一转念，已明白他眨眼的意思了。昨天上午，何副部长专门找他谈了两个小时，先谈韩中汉。他告诫他，韩中汉老资格了，必须注意与之处理好关系。后来，在陈钢请教他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应注意些什么时，他扶扶眼镜，捻捻胡须，嘿嘿一笑，侃侃而谈起来：

小陈，今天只和你讲五个字。一是“威”。你平时为人谦和，

这是好的。但做一把手无威不灵。古语云：“堂上一呼，阶下百诺。”权威，权威，有人认为有权必有威，其实未必。威从何来？慎言。不言则已，一言九鼎，务期落实，此其一。二是“恩”。古往今来的政治家从来是“恩威并举”。无威，则权难掌；无恩，则权难久掌。对干部，工作上要严格要求，生活上却要注意关心，特别是节骨眼上能帮一把尽量帮，此其二。三是“容”。“宰相肚里能撑船”，这是贵人之容量；“眼里存得住沙子”，这是常人之容量。“水至清则无鱼”，社会就是这么个社会，不可操之过急。凡事有度，过则不行。嫉恶如仇亦如此，此其三。四是“缓”。古语云：“事缓则圆”。“欲速则不达”、“水到渠成”，其精华也是一个“缓”字。一时间搞不清的搁一搁，一下形不成集中意见的丢一丢。所谓“天圆地方”，其实不对，应当是“天圆地圆”，浩浩宇宙之中，有哪一个星球不是圆的？缓，是重要的工作方法和领导素养，此其四。五是“靠”。说得白一点，做官，无靠山不行。所谓“朝里无人莫做官”，这就是说，要注意处理好同上级部门，县委、县政府，特别是主要领导的关系。

小陈啊，噜里噜苏说了不少了。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聪明多才，年轻，前程无量。太史公曰：“此鸟不飞，一飞冲天；此鸟不鸣，一鸣惊人。”望好自为之。

一席话，语重心长，虽则有些观点，陈钢并不敢苟同，但他实在感激老领导的这一番肺腑之言，良苦用心。此一时，他又想起老部长的“五字经”。转念之间，车速已降，驶进乌龙镇。

果然不愧于海北“西大门”之称，乌龙镇一纵一横两条街，虽算不上楼房林立，却着实像个“镇”的模样，不讲其他，三四层高的楼房就有六七幢。沥青街面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车水马龙，一派热闹景象。

陈钢有些激动地打量着窗外的一切。

2、这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呵

尽管镇政府院门大敞着，或者说往办公楼的甬道上空荡荡的，红色轿车还是有礼貌地，大概更多的是有身份地鸣了三声喇叭。这意思似乎是在通知主人：来贵客了，快来迎接吧！

果然，像早已做好准备似的，眨眼间，大院中央三层办公楼前马上拢集了一群人。排列有序，成一字形。

轿车画了个优美的弧形，戛然而止。有人欠身上前打开车门。杨部长、何副部长、陈钢先后下车。

陈钢明白，一般地讲，迎候队列是按官阶高低排列的，那么，此刻正和杨部长握手的便是韩中汉镇长长了，不对啊，此人面皮白净，中等身材，年龄也不过三十多。但又怎么可能不是韩中汉呢？车子从县城出发时，作风细腻的组织部办公室主任还专门同韩中汉通了话，让他做好准备，召集在家的两套班子成员见见面。杨部长下午要到市委参加组织工作会议。

不及细想，陈钢先是右手，继而又添上左手，紧紧握住对方伸过来的双手。

何副部长大着嗓门：“不用介绍了，这就是陈钢同志。”

陈钢觉得，该主动了。许多心理学家都有一个重要观点：第一印象最重要！即使是以“铁娘子”著称的撒切尔夫人在接见新客人时，不也专门“布置”（此时，他头脑有点乱，一下子想不出更准确的词）各种笑容吗？

于是，他紧紧握着摇动着伸过来的这双手，沉稳而又热诚恳切地说：“韩镇长，今后主要要麻烦你了！”

这时，阳光灿烂，万物无语，连枝头嬉闹的一对麻雀“夫妻”也识趣地噤住嘴。乌龙镇的文武大员们兴味盎然地仔细打量着他们“当家的”，并聆听着他的话语。

就在这当儿，陈钢似乎感到有谁用胳膊轻轻碰了碰自己，接着，谁笑起来，接着，笑声很快传开来。人们有的抿着嘴笑，有的转过身笑，当然也有的毫无顾忌地笑着。

原来，就在陈钢和排在最前面的副镇长唐荣生实现“世纪握手”时，韩中汉正急急忙忙从政府办公楼里走出来。

按理讲，韩中汉此时是不应不在场的，事实上，在书记办公室里，他也等候多时了。可是，就在听见小轿车喇叭响时，他突然要上厕所。

并不是腹泻，而是紧张！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有了这个小家子气的毛病：一紧张，尿泡就发胀。

当然，让他韩中汉紧张的辰光也实在太少。这么说吧，一年也就不过一两次。

进了厕所，履行好应有的程序，他一身轻松地迈下台阶。在灿烂的阳光中，他满面春风地同杨、何二位领导握手致意，紧接着，就略带着歉疚的微笑，来欢迎新一把手。没想到，这个陈钢却在那儿和唐荣生大握其手且口称“镇长”。于是，他就成了被晾在沙滩上的一条鱼。他脸色由红变白，变黄，变灰……